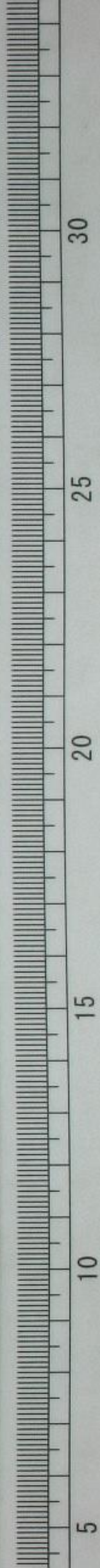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策正本

五

A13
690
5



413
690
5

新策卷之六

大清宣統三年二月

二十三論下

○水利之術

利之最博者。無水若也。害之最大者。亦無水若也。水利興。而國內之民無不被其利。水害生。而國內之民無不被其害。古人之所以難於治水。蓋有以也。天下之利以穀為大。而穀無不生於土。土之所以能生穀者。資於水也。一日無水。是無穀也。故自川而澮。自澮而溝。自溝而遂。以為灌溉。天下之田無不皆然。資其

新策卷之六
水利之術
宣統三年二月

潤膏。以能生百穀。水之爲民利。其不亦博乎。天下之害。以民之失業爲最。而民之失業。莫迅於水患。堤防之不慎。疏濬之不加。卒值淫霖。或決焉。或溢焉。稱梁菽麥。廬舍牛馬。瞬息蕩然。或至數千萬頃。盡爲不毛。流離傾散。天下皆然。水之爲民害。其不亦大乎。是民之利害。盡萃於水也。爲民上者。安可不治水。治水之術。不講。則民害不除。民利不興。然先除民害。則民利從興。未能除其害焉。而欲興其利焉。則誤矣。民之害於水。其原何在。蓋水之爲害。有出於天時者。有生於人事者。出於天時者。猶可以人力救之。况生於人事

者乎。吾將先陳其生於人事者。夫辭高就卑。行於其所不得。不行。赴於其所不得不。赴。是水之天也。水之常勢也。苟任其天。順其常勢。則水固不能爲民害矣。唯夫不順其常勢。而加以私智。是謂以人逆天。夫以人逆天。而有不生民害者哉。以人逆天者。何如。或欲便漕運也。乃塞順流之口。使其徙而近於城邑。或欲興田畝也。乃埋之以土。添其岸而隘其流。或菹澤汚地。水之所旁洩。休息之地。亦埋之以土。以興田畝。或束其入海之口。以興田畝。使其委之幅員。殆狹於其原。或山之旁川源者。肆楮其木。使沙土崩下。日淤其

流。或築塌塢。不得地勢之宜。適使水激而抵衝其旁。迎之岸焉。或合其當分者。以增水怒。每少霖雨。輒決焉。或分其當合者。以弱水力。下流日淺。每少霖雨。輒溢焉。大凡所謂以人逆天者。不可勝指。而此數者其最大者也。是皆水害之生於人事者也。吾將陳其出於天時者。夫治水者。雖任其天順其常勢乎。加以非常淫霖。滿川之量踰川之限。不得不旁溢。卽其不然。經歲月之久。河身海口。不能無沙淤之患。是亦水勢之自然乎。抑天之託於人君也。水害之出於天時者。此數者而已。出於天時。生於人事。二者皆可以人力

救之也。吾將陳其所以救之之術。蓋生人事者。誠能知其非水之天。則反焉復其天而已矣。不必求他術也。唯眩惑於興利之說。貪戀於尺寸之土。而不察工費之積。所得不償所失者。不能斷於此。夫明斷之主。遠慮之輔。加以熟知水勢之吏。度其經費。徐爲之區畫。指置不至擾動下民。招致人怨。則庶幾其暫勞而永逸也。水害之出於人事者。不亦可以人力救之乎。至若夫出於天時者。尤不可不求其術以答天之所託也。後世之繙善時河者。築峻其堤防。是術之拙者耳。蓋我邦海心一大嶋也。故其地形梁脊高而四下

漸海。雖其稱平地者。所謂四下之裔稍遠者耳。天下之川。皆各出其梁脊之中。紆回兩山之間而入海。其勢險其節短。故其水力自刮泥沙。不至淺淤。不用堤防。而無決溢之患。視諸西土治水者。尤易爲力也。唯其四下之裔稍遠者。多因斥鹵以爲都會城邑。水至其地。勢之險者稍變爲夷。節之短者稍變爲脩。則水力不以足刮泥沙。而日淤日淺。且斥鹵之地。因開田畝。造閘于河身。以拖淡水。造閘于海口。以洩鹹水。則上潤下浮。其土輕脆。泥沙愈淤。加以霖雨。不能不決潰旁溢。然則不獨出於天時也。堤防之說。於是乎起。

而其患猶不止也。則謂堤之卑。以加其峻。數溢數加。水底殆乎高於平地。噫。是猶築夾牆而蓄水耳。可乎。如此者。無若濬而浚之。濬而浚之。雖人力乎。猶爲近於天焉。築牆而蓄。豈天乎哉。苟欲爲其近於天者。則得所謂熟知水勢之吏數員。以督衆工。以招募夫貧困浮食之民。區分而授其工。鼓舞而作其氣。則不必大興役。而彼疏濬填淤剔抉湮塞之功。可計日成矣。苟海口之形。稍昇於上流。則其餘不必用人力而濬矣。何則。彼勢之夷者。復其險。節之脩者。復其短。而泥沙之在於河身者。不能勝順流之力。而獨留也。是其

功速於加堤。其費亦少於加隄。而其利豈不亦愈於築夾牆而蓄者哉。是濬而浚之之說也。至救所謂非常之淹潦。則亦無若牖而洩之也。苟審視地形。就其厚堅之地。多穿股渠。等其淺深。作石牖於其口。以時蓄洩。雖有非常之淹潦。以此備之。分殺水怒。其勢必不至為太害也。彼分宜合者。常則能弱水力。霖則不能殺水怒者。詎可與此比哉。是牖而洩之之說也。水害之出於天時者。不亦可以人力救之乎。濬而浚之。牖而洩之。不特以去淤而備霖也。古之賢者。有取河身之泥淘去其沙。以布於磽确之田者。數千萬頃。資

其膏潤。化為沃壤。稍梁菽麥。畝收一鍾。此術也。或可揆其土之便宜而用也。古之聖王。有制為澮洫溝遂之等者。自大達小。縱橫布畫。灌溉土田。資其生殺之力。以阜民利。此術也。或可揆其土之形勢而用也。何特此二術哉。平底尖船。以便漕運之法。古人用之。實施於穿渠作牖之後也。是數者皆除民害。而民利從興者。非邪。苟能知此。則水之為博利。庶幾其被國內之民乎。

○錢鈔之制

錢幣者。非天下之寶也。所以疏通天下之寶者也。然則何謂之天下之寶。曰。米穀也。布帛也。無之則饑。無之則凍。若夫錢幣。有之不飽。有之不暖。故米穀布帛。不可一日無焉。金幣錢鈔。可百年無焉。可百年無焉者。官何汲汲於造之。而民何汲汲於獲之乎。曰。以米穀易布帛。米穀不可合勺分也。分則耗矣。以布帛易米穀。布帛不可尺寸裂也。裂則棄矣。而夫數石之重。數匹之大。不可輒轉擊矣。不可分裂。不可轉擊。則不可一日無焉者。或將不給矣。是所以汲汲於可百年

無焉者也。金幣錢鈔。可折之分釐而資日用。可藏之襟懷而行千里。輕以轉重。微以輪大。以通天下之有無。以發天下之滯聚。可百年無焉者。於是乎亦不可一日無焉也。民是以汲汲於得之。民唯汲汲於得之。故官汲汲於造之。故規民之利而造之。且以裁天下之貨權。利於民。即所以利於官也。規官之利而造之。不足以裁天下之貨權。弊於民。即所以弊於官也。金幣錢鈔之利弊。可以兩語而斷也。請歷陳古今造幣之因革。所謂利弊。可以就其中而見也。本朝近世之事。不敢言焉。以西土事言之。夫二代而上所造錢

幣。有利而無弊者。何也。無他。規民利也。秦漢而下之錢幣。利弊相半者。何也。無他。或規官利。或規民利也。彼周之大錢。秦之半兩。漢之白金皮幣。三銖赤側。王莽之二十八品。孫權之大錢。共廢而不行者。蓋皆欲懸虛聲而欺民。以增官之利。或官之奢侈。究而國用竭。於是淆雜他物。以益見數。以薄為重。以小為大。以無用物。為有用物。欲藉威強行之也。其民始受其欺。中覺之。而勉從之。終乃斷不用。至此則雖威疆不可行也。官之所造。竟歸於無用物而止。徒規官利而不規民利。曷足恠焉。彼漢文武共縱私鑄。宋王安石弛

銅禁似仁而有弊。武帝乃收銅於官。非三官錢不得行。周宋之主亦嚴銅禁。皆似貪而有利。蓋或不必利於民。或不必利於官也。唐宋金元造交鈔。亦皆以無用物爲有用物也。而官民共受其利者。規民利而非規官利也。宋季元末有交鈔之弊。而至明清鈔法終不行者。因規民利者。而漸規官利也。吁乎利於民卽所以利於官也。弊於民卽所以弊於官也。其驗不亦歷歷乎明哉。後之造金幣錢鈔者。歷鑒於此。無徒以規官利爲利。而深知規民利之爲利。則庶幾永有其利而無其弊矣。曰。漢唐宋明其專規官利者。其弊固

如此。然其中亦有規民利而官又利者矣。而盜鑄一弊終不能止者。何也。曰。此亦規官利之念未絕也。何則。官之鑄錢。欲用銅少而得錢多。是以或小其體。或消他物。是以致盜鑄之患也。苟不愛銅而重大其體。如漢五銖錢。唐開元錢。則民知工費之與利不相當也。而盜鑄之弊自止矣。交鈔僞造之弊。可以此意推也。官已絕規官利之念。而民猶盜鑄僞造。則自甘刑辟者也。斷而誅之。何庸傷。曰。錢幣也。楮鈔也。共不規官利而造之也。而錢輕物重。鈔輕物重之弊。常不能止者。何也。曰。是則權也已矣。非規官利之咎也。物與

錢與楮皆如秤也。此輕則彼重，此低則彼昂，非人力所及也。雖然官之所造，苟規民利而非規官利，則所謂人力所不及者，亦可裁其權也。錢多而易得，則錢輕而賤；錢輕而賤，則物重而貴。是秤衡自然之權也。於是設術斂錢於官，以準平之。錢之分釐重而低，則物之分釐輕而昂。是亦秤衡自然之權也。鈔多而易得，則鈔輕而賤；鈔輕而賤，則錢重而貴。是秤衡自然之權也。於是設術斂鈔於官，以稱提之。鈔之分釐重而低，則錢之分釐輕而昂。是亦秤衡自然之權也。雖然此非虛聲欺民，淆雜多數，侵本錢，抑糴價，屢革

擾下者之所能也。唯規民利而不規官利者能之。其造之之始，已有人力與自然之異也。大凡自然者，可以自然裁也。故準平稱提，有能定民心焉。其自然者，不可以人力勝也。故威強禁令，無能行官志焉。蓋行金幣錢鈔於民，固欲以此易米穀布帛，以發滯聚，通有無耳。蓋以彼有之不飽，有之不暖之物，易於彼無之則饑，無之則凍之物，以此可百年無焉者，易於彼不可一日無焉者，以彼疏通天下之寶者，易於彼天下之寶也。然而民利之者，知金銀銅之可珍貴也。其於楮鈔，亦知其為本錢之券，而珍貴之也。故能規民

利者。因民之所珍貴者而為之制。故謂之自然。不規民利而規官利者。淆珍貴以粗賤。或棄珍貴而行粗賤。欲藉威強行之。故謂之人力也。後世之造金幣錢鈔者。不以人力而以自然。則彼錢輕物重鈔輕錢重之弊。何患其不可止哉。

○銅工之禁

以無用之事。費有用之物。以無限之工。糜有限之貨。是天下之大弊也。夫金銀銅錫者。宇內精英之所凝聚。百歲而生。千歲而成。為地至疎。為體至眇。明智之主。乃節而採之。聚而淘之。甄而鎔之。以為寶貨錢刀。因其貴賤輕重。定其數而等其章。以母權子。以子權母。使天下大小之民用為交易。轉大運重。排滯敗聚。皆莫不資於此。此非有限之貨有用之物乎。及至後世。奢侈之習長。而朴素之風銷。男子之於刀劍。婦女之於鈎釵。以及宴遊戲玩之具。無不以金銀飾之。貧

新編 卷之六
賤已然。況於富貴人乎。甚則至銷其已爲貨幣者。加之僧道之徒。鼓游惰之民。寺院道場之創也。莊嚴彫鏤。百倍古昔。施及齊民之家。無不置佛龕。其像其器。無不用銅。每一戶口之增。輒增一佛龕。是以天下都邑。每有以鑄佛像佛器爲生業者。而無不以致富。甚則至銷其已爲錢者。此非無用之事。無限之工乎。英察剛斷之主。苟能洞察其弊。則可不嚴立之禁哉。雖然。世習人情。因襲爲常。欲驟禁之。則曷翅不可禁焉。或開騷擾之端也。宜徐出明諭。以漸革之耳。若夫鎧曹刀鎗。及耒耜斧鋸。鍋釜鍼刀。鑄鑪之類。四民日用。

不可闕者。皆用鐵而足矣。燈燭盆盂之類。則用陶而足矣。其餘凡不得不用六物者。特定其節。至所謂無用之事。無限之工。則一切絕之。凡天下之以銅爲佛像及佛器者。盡以官錢購之。銷以爲錢。凡天下之以金銀爲器用者。盡以官錢購之。銷以爲貨幣。器用之節。禮制不得不備者。代以骨角毛羽采色之類。佛像及佛器。民情之不得不存者。代以陶與木石。飾以金彩。使諸僧道。諭其無異同。以銅工爲生者。官爲助之。使漸易產。或因以爲官工。使伺察私鑄之徒。則上下俱亨其利矣。而彼采取之繁急。漸屬緩徐。精英所凝。

成。滋息於礦。不至涸竭。有用之物有限之貨。庶幾不糜費也。或曰。銷器用以爲貨用。可也。至銷佛像及銅器。以爲錢。則雖其利甚溥。而或有錢賤傷買之患。曰。然。錢與物相爲輕重。相爲貴賤。錢賤則物貴。物賤則錢貴。物賤傷農。錢賤傷買。農之傷。國之害也。買之傷。何必害乎國。且夫權物價制低昂。盡在上所爲而已。錢少則重。重則貴。貴則散之以法。使其多矣。錢多則輕。輕則賤。賤則斂之以法。使其少矣。亦何患焉。而所以能制斂散多少之權者。亦由於銅禁之嚴。而得焉耳。苟弛銅禁。縱民鑄冶。而無知其池耗之端。則雖欲

權物價制低昂。其可得焉乎。然則嚴金銅銀錫之制者。豈非革弊之急務邪。或曰。世亦有貴殊方之物。而賤本土之貨者。蜀絨綿綾瓊瑤翠羽。果爲有用邪。金銀銅錫鐵鉛之屬。果爲無用邪。何爲乎貴彼賤此。今是之不問。而區區器用佛像之察。無乃明於小而昏於大邪。器用佛像猶尚在於海內。彼闌出殊方者。豈亦可購而求乎。曰。不敢言已。

有所厚也。而後可以有所薄也。有所重也。而後可以
 有所輕也。是之謂明主取於民之法。是之謂明主均
 乎民之術。何以謂之明主取於民之法。曰。將薄於彼
 且厚於此。將輕於彼。且重於此。不厚無以為薄。不重
 無以為輕。民知其所以為薄也。故雖厚不怨。民知其
 所以為輕也。故雖重不恨。不怨不恨。是以謂之取於
 民之法。何以謂之明主均乎民之術。曰。厚云重云。民
 情之所常苦也。薄云輕云。民情之所常樂也。民之所
 趨民之所就。則懸其所苦而示之。使其厭而去之。是

有所厚也。而後可以有所薄也。有所重也。而後可以

有所輕也。是之謂明主取於民之法。是之謂明主均
 乎民之術。何以謂之明主取於民之法。曰。將薄於彼
 且厚於此。將輕於彼。且重於此。不厚無以為薄。不重
 無以為輕。民知其所以為薄也。故雖厚不怨。民知其
 所以為輕也。故雖重不恨。不怨不恨。是以謂之取於
 民之法。何以謂之明主均乎民之術。曰。厚云重云。民
 情之所常苦也。薄云輕云。民情之所常樂也。民之所
 趨民之所就。則懸其所苦而示之。使其厭而去之。是

以不至偏衆。民之所厭。民之所去。則懸其所樂而示之。使其趨而就之。是以不至偏寡。不偏衆。不偏寡。是以謂之均乎。民之術。寓均乎。民之術。於取乎。民之法。是古昔之國所以富也。蓋後世之患。莫大於民之不均。而民之不均。由取於民不得其宜。昇平之久。民之習俗。漸好游惰。去田野而就都邑。厭農夫而趨商賈。是以食力者日寡。而游手者日衆。生財者之力日衰。而糜財者之力日盛。此非民之不均乎。昇平之久。吏之習俗。愛於近而苟於遠。厚田野之斂。而薄都邑之征。重農夫之租。而輕商賈之課。是以食力者不享其

全利。而遊手者收其畸贏。生財者常遇徵求。而糜財者常漏禁網。此非取於民不得其宜乎。唯其取於民不得其宜。是以民之不均益甚。是後世之國所以貧也。吏民之習於昇平。不得然也歟。雖然。吏民之習俗。無常也。亦在人主之所爲而已。苟有明主出。求均乎民之術而行之。其何患焉。均乎民之術。宜寓諸取於民之法也。取於民之法。宜厚於都邑也。宜重於商賈也。游民所收之畸贏。宜收諸上也。糜財者。宜使不得漏禁網也。緝宜告也。舶宜筭也。煮鹽之場。治鐵之礦。酤酒之壚。宜皆開務。權之。置關征之也。或曰。嘻。是皆

非衰世暴主所爲耶。今也爲之。以招怨恨。何以爲明
主之政。曰何其然。如此則經用足矣。經用足。則田野
之斂可以薄也。農夫之租可以輕也。暴主奢侈。農租
之不足。以充經用。然後爲此政。以招怨恨。其所爲同。
而其所以爲有天壤之異。苟知其所以爲。則誰敢怨
恨。且古之明主。使民慕悅者。求諸西土。三代後莫如
漢祖。漢祖實重商賈之征。而困辱之。當時未聞其怨
恨也。後世亦不得目漢祖以暴主。目西京以衰世也。
亦顧其所以爲如何而已。然則今也舉而爲之。何可
不以爲明主之政哉。且夫爲之數十年。民之風俗。皆

嚮上之所尚。向之所厭。今則趨之。向之所去。今則就
之。十國內之籍。而食力者。生財者。居其八九。經用益
足。其富無比。假使其怨恨。怨恨者一二耳。其八九則
皆感戴於我。以八九敵一二。加以富足之力。何恐之
有。

有慮乎民而立法者。有利於上而立法者。慮乎民而
 立法者。百世可行也。利於上而立法者。不日可行
 也。然嚮者之法。慮乎民而立也。而今者舉而用之。欲
 以利於上矣。則百世可行者。不可行。諸一日也。嚮者
 之法。利於上而立也。而今者舉而施之。欲以慮乎民。
 則不日可行者。可行。諸百世也。故法一也。或博施
 濟衆。爲明君賢相所舉。或陰謀潛奪。爲暴君貪吏所
 舉。顧其意如何而已。雖明君賢相之法乎。使暴君貪
 吏用之。何往而不爲陰謀潛奪之歸哉。故雖暴君貪

○貨權輕重

有慮乎民而立法者。有利於上而立法者。慮乎民而
 立法者。百世可行也。利於上而立法者。不日可行
 也。然嚮者之法。慮乎民而立也。而今者舉而用之。欲
 以利於上矣。則百世可行者。不可行。諸一日也。嚮者
 之法。利於上而立也。而今者舉而施之。欲以慮乎民。
 則不日可行者。可行。諸百世也。故法一也。或博施
 濟衆。爲明君賢相所舉。或陰謀潛奪。爲暴君貪吏所
 舉。顧其意如何而已。雖明君賢相之法乎。使暴君貪
 吏用之。何往而不爲陰謀潛奪之歸哉。故雖暴君貪

吏之法乎。使明君賢相舉之。何往而不爲博施濟衆之歸哉。今有一法舉而施之。足以濟衆而不察也。民利之不均。未始不由此也。明君賢相可不爲之慮哉。曰。何法也。準平貨權之法是也。何之謂準平貨權。請略陳之。夫民之始非偏富而偏貧也。而至素封之家。役貧弱而驕王侯者。出貨權之不平。而所謂貨權之始。亦非偏輕而偏重也。而貴賤之低昂。常不至平者。何也。時有緩急而地有歉足也。時之緩也。地之足也。貨物太賤。不足相支。時之急也。處之歉也。貨物騰踴。不可制止。狡賈猾民買之於其太輕之間。以待其時。

賣之於其騰踴之際。以收其利。積貯倍息。不厭千倉。轉販擊移。不憚千里。而其巧術之委曲變化。殆乎無知端倪。富者以愈富。而貧者以愈貧。其不均也。至如莛楹。無他其相倚仗相因積勢之所必至也。是故明君賢相從其輕重而常平之。使貨物不至騰踴不至太輕。又使民不至愈貧不至愈富。是準平貨權之法。所以不可已也。苟欲立其法。以得人爲先。必擇仁恕公平洞知下情者一人。而委任之。次擇明交周廣練熟賈術者數人。而爲之副。以次相薦。多置屬吏。分居衝要。皆體德意。以使民不至大貧爲心。酌量時勢。人

情而奉行之。其法俱沿古人。就所在檢察。凡百貨物
有其價。因時太賤者。則官悉買之。待其價太貴而賣
之。使農民計其地之歉足。而相委輸灌澆。至如商賈
之爲官。皆償其價。所在豫置倉庫。以儲其所獲。使民
明知非官代商賈而網民利也。然後以之爲勸農課
耕之資。賑貸貧民。薄息而緩取。至其極貧困者。則棄
而予之。誠如此。則時無緩急之殊。地無歉足之別。物
價常不至騰踴。不至太輕。而貧民免其困苦。狡買猾
民無所施其術。積貯轉販之利。爲上所奪。而失其驕
王侯之勢矣。貨權之平如衡之準矣。故曰。今而施之。

足以濟衆。此法是已。明君賢相。盍少察之。或曰。陋矣
哉。策也。是非桑弘羊之所請。漢武者乎。漢武爲暴君。
弘羊爲貪吏。往古爲之者。宋有神宗。而神宗又爲暴
貪之歸。且夫漢武宋神。皆以此法施乎天下。爲陰謀
潛奪之術。而戶口衰耗。民心騷擾。其始似利。其終則
害。如合符也。汝其忍汚其吻焉哉。乃欲使明君賢相
舉施諸民。陋矣哉。策也。曰。小白亦衰世之明君也。夷
吾亦衰世之賢相也。夷吾輔小白。博施濟衆。致驩虞
之化。職是之由。書諸簡爲百世可行之法。何則。慮乎
民而立之也。漢武宋神之所舉。無非此法也。然而民

新編 卷之六 賴正正
擾事沮。不一日可行者。利於上而立之也。亦顧其意如何而已。後之明君賢相。苟慮於民而舉此法。則其致化猶夫齊也。何必概棄之哉。曰。小白夷吾。霸者耳。準平貨權之法。功利苟且之說耳。而汝何謂百世可行乎。曰。慮乎民出於至誠。則王者之政也。慮乎民出於苟且詐偽。則霸者之政也。亦顧其意如何而已。世之腐儒。善立畛域。自謂非三代聖人之法。不言也。殊不知聖人起於盛世。天下之變未多也。後世之處於衰而救之以術者。亦何可闕哉。而聖人慮周萬物。故處於盛而豫於衰。後之明者。巧法千變。不能出其範。

彼儒者自守其範而虛其實矣。周官司市。辨物而平市。亡者使胥師平貨賄。泉府買滯貨待時賣之。是則後世平貨權之法已囿於此矣。彼儒者亦謂之功利苟且之說乎。

新編 卷之六
作之者。漢有蕭何。何之律加以三。曰戶。曰興。曰廐。併爲九章。魏晉六朝稍更加之。至於楊隋。承宇文氏之法。而唐亦因之。定爲十二。曰名例。曰衛禁。曰職制。曰戶昏。曰廐庫。曰檀興。曰盜賊。曰鬪訟。曰詐僞。曰雜律。曰逋亡。曰斷獄。其用刑也五。曰笞。曰杖。曰徒。曰流。曰死。宋元亦因之。至於明。重釐正之。五刑仍其舊。而律則分其類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。故分戶昏爲二。曰戶役。曰昏姻。分鬪訟爲二。曰鬪毆。曰訴訟。分廐庫爲二。曰廐牧。曰倉庫。分職制爲二。曰公式。曰受職。裁定其目。爲四百六十條。清亦因之不革。而今之談律者

專稱之。凡唐以來讀律之例八。曰准。曰以。曰皆。曰各。曰其。曰及。曰卽。曰若。其後亦有十六字訣者。曰加。曰減。曰計。曰通。曰坐。曰聽。曰依。曰從。曰並。曰餘。曰遞。曰重。曰但。曰亦。曰稱。曰同。蓋歷世所因革。雖有增損。大抵世愈降。文愈密。亦勢之不得不然也。如我中邦支武帝之朝。敕藤原不比等。撰定律書。而今也殘缺亡失。不可得而考其詳。然令書則全然猶在。而格式之編。亦有存者。律令格式。皆唐氏之所以名刑法。而本朝倣之也。今也考諸令及格式。概模倣唐制。則當時所謂律者。亦倣唐律。而稍出入焉耳。唐律卽明律之

所因也。然則今之談明律者。假使其倣而制之。亦仍如我上代而加其繁也耳。平安失御。亂離相踵。刑政之事悉歸武人。經鎌倉室町數世。皆無載籍可徵。則其所建置莫得而知。其所見獨有北條氏所作貞永式目者。而其文簡質。視諸所謂律者不可同日而論也。然中世以降之法。率因其舊。皆以所謂簡質爲宗。相襲至今。而天下之士方以制律令爲說也。夫法律之制。和漢古今之可槩見者如此。然有制而便者。有制而不便者。蓋無律文立。則聽訟斷獄。徒因比例。天下之法。空虛無據。而吏或爲姦於其間。以意上下。至

不推究。民之耳目無所向準。而小惡細姦不無漏其網。天下之情散漫放逸。各自爲之。不受上之馭使。苟制一定之律。等其文立其目。則可以使斷獄之吏有所憑據而考式。可以使天下之民有所持循而規避。上之所欲爲。民不敢不趨。是制律之所以爲便也。然律之爲文。起於彼之叔季。故繁苛如彼。碎細如彼。義例精微。或一事而兩端。制行之久。弊生意外。姦吏夤緣。資爲舞文巧詆之具。人民凋弊。巧僞愈繁。上下相遁。至疾視其上。如離隙。是制律之所以爲不便也。要二者便不便各居其半。吾之不盡信制律之說。以此

也。唯其有明智之主，出察時宜，酌人情，因其風土氣俗，以裁簡明嚴確之律，使吏民曉然知所去就，則善矣。苟不然而驟取，彼繁苛碎細者，不察時運土俗之宜，而徒欲施諸民，而求其治，吾不知其可也。且夫所貴於立法者，使下之耳目曉然於此也。今彼律者，讀例解訣之屬，雖老獄吏，則未易通達。豈豈者，豈能悉記而每避焉乎？夫是之謂陷民於戾，而導吏於奸矣。陷民於戾，而導吏於奸，豈上之所欲也哉？律有以致之，且夫制律之說，爲便乎？彼所謂笞杖徒流死者，視諸我中世以後之法，易笞杖徒三者，以驅逐境外之

刑。死刑者，至近世有絞斬梟磔鋸炮數等，而要之其意大同，但未立其目耳。自名例至斷獄，較諸我中世以後之法，大意亦同，但未著其文耳。所謂制律之說，亦不過立其目，著其文，而欲立其目，著其文，自非明智之裁衷，則其勢不能不至繁苛碎細，繁苛碎細，則陷民於戾，而導吏於奸而已矣。是究其說所至，殆乎屬贅言矣。夫凡中世以後之法，質略簡易，濟以武斷，不貴文罔。然國勢民情亦宜之安之，卽回視上代之倣唐制者，乃如不若今之便者。蓋我邦氣運未至如彼澆季，故上下之俗，厚篤樸摯，刑不上士，罪人不孥。

凡此皆非彼所敢望也。以如彼之法。施如此之俗。宜乎其不相稱也。由是觀之。彼制而不便者。什八九。不啻居其半也。夫治民如牧馬。擇牧人而任之。深察其好惡喜怒之情。養以簡易質略之法。齟草飲水。嘶鳴群居。其悍惡害群者。痛杖而除之。如此而止。不亦可乎。雖不盡爲我用。而亦足以馴服于我。因其性而全其天。天之附托人君。亦豈非此乎。苟徒恃其銜勒羈絡之具備。不務察其情。而煩策苛鞭。拂其天性。則雖能箝制諸一時。而豈長安之計也哉。

○訟獄利害

斷訟之政其可已矣哉。民有不平而告上以求其平。不告何以得其平。民有冤枉而呈上以求其白。不呈何以得其白。彼斷訟之官。其司直也。如權衡以稱之。其用明也。如燬日以炤之。然後可以使其民得其平。可以使其民得其白。訟獄之不可以已也。用法之政其可已矣哉。剔朽蠹而良木斯茂。不剔將蝕之。芟蔓草而嘉穀斯長。不芟將損之。夫用法之官。擿伏如神。去一而護百。示威如火。收一而懲百。然後可以使其良木茂。可以使其嘉穀長。用法之不可以已也。斷訟用法豈不

可講其政之得失乎。斷訟之政何爲。曰。政救其弊耳。後世斷訟之弊在強折。服之以威。以謂善斷訟也。此強之也。非斷之也。然原其所由。蓋由用法之官兼斷訟之官也。夫用法之官慣於嚴急威猛。而少簡靖和平之度。其聽訟也。亦用嚴急威猛處之。故至以強爲斷也。苟於法司之外。別立聽訟之官。必以簡靖和平近於民而體其情者充之。吏胥皂隸之役。拷掠榜箠之具。凡所以威民志而究虛實者。盡如法司。見有可擬罪則拏送法司。以正典刑。則以強爲斷之習改矣。後世斷訟之弊在上下之太遠也。法司之官。高據城

上邃深森嚴。民已憚之。雖有冤枉不平而不敢告呈之。苟告呈之。如升天然。如接鬼神然。上官坐於層壇縹緲之間。聽審取供。唯吏之任。一言囁嚅。榜掠從之。豫啗吏皂。則曲而得直。袖手而去。不豫啗吏皂。則直而得曲。必至痛撈而告狀。稟案到單審語無不以其意爲增減。懦而少錢者每屈。健而多錢者每伸。民終知其如此也。是故吞聲忍氣。以其安於冤枉不平。爲愈於求平求直。上官乃坦然以謂我能使民無訟惑矣。豈戰國厭煩之習也與。而仍用諸治日不可也。苟於街衢衝要之處。別開聽訟之局。使民得容易投稟。

新 錄 卷之六
上官日蒞親聽斷之。吏胥皂隸唯供其逮捕寫詞而已。如此則庶幾無覆盆之不照乎。古者平安之盛。實天子親斷訟矣。自弘仁廢之。民心以離。可不鑒乎。今假使不親斷。而猶使斷官親斷。則庶幾矣。後世斷訟之弊。在於以喧噪也。官吏之斷訟者。非枝蔓其辭。則盛怒折之。蓋以爲導。而使言嚇。而使吐實也。今夫有酌於筵者。筵之人不知其曲直。在帷中者知之。有鬪於巷者。巷之人不知其勝負。在樓上者知之。何則。以不喧噪者待喧噪者也。今技蔓其辭。盛怒折之。則先自喧噪矣。何以剖人之喧噪乎。適足以使下窺測上。

意惡在其使言而吐實也。苟以簡御煩。以靖待動。則於剖曲直乎何有。凡欲明剖曲直。不在聽訟之時。而在聽訟之前。豫於獨處之際。取原告被告呈狀。以平氣讀之。以其身置於兩造之地。而體察之。此事之起。由於如此。于證之者。由於如此。某詞爲僞。某詞爲情。情之所歸。蓋欲如此也。里居姓名年月物件。無一不記。然後蒞堂。寫供吏以外。不許一人侍。至訟人。則不使同時進也。不先問兩造也。使同時進。而問兩造。則黨類同口也。故先進原告之干證。問之。待其出。而後進被告之干證。問之。兩證口供。視諸呈狀。察其同異。

乃進原告被告如前。合而察之。則曲直之槩已剖矣。然後森列皂隸與掠具。使兩造兩證駢進而對質。其詞平而其色常者爲直。其詞支而其色沮者爲曲。於是上官出一言以指其竅。則彼無不折服矣。其他誑誘鈐制之術。皆在上官豫撻其伏而時應其機而已。豈可悉言哉。後世斷訟之弊。在縱奸民而無禁之也。奸猾之民。無恒產業。而諳練獄訟之道。善持吏之短長者。幸人家之有事。唆而熾之。鼓而煽之。使必告官。結構告狀。盡出其手。揣摩而教之。曰。汝告之如此。則官詰之必如此。乃對之如此。官復詰之如此。則汝復

對之如此。事無不濟矣。輕浮者信之。聚衆抗訴。彼傷觀其間。以規大利。至形迹敗露。則飄然引去。而害止於當事者。至以觸刑戮。凡如是者。所在不少。苟上之人訪察得其實。嚴治痛懲。剪其根柢。諭告齊民。明示利害。則無實之訟息矣。夫斷訟之政多端。而其大要在此數者。用法之政何爲。曰。政救其弊耳。後世用法之弊。在吏徒之苦民。甚於盜賊也。奸僞之覺也。故緩其逮捕之期。以竢苞苴。得焉則舞文爲解。不則鍛鍊歸重。或株連蔓引。以爲大獄。盜賊之獲也。教援平民羅織無辜。以擊其所欲甘心者。民不忍一時之苦。無

新 卷之六
不順而承焉。其他奸猾不可勝數。吏之苦民也如此。法司皂隸其徒甚繁。囊橐盈則穩其逮捕而輕其拷擊。囊橐虛則凌逼酷虐無所不至。或老賊宿盜數獲數免。多識其面者。盜亦以此爲倚賴。聲氣相結。入獄則憇吏新囚。在外則蠹害市里。而徒隸常爲之地。其他閭閻小民之遊手而通非類者。巧黠而善微訐者。官因以爲耳目。系徒隸之屬。遠邇相聯。如蛛網然。雖民間釜鬲之中。無不洞然而通。官也。及其有事。遞郵緝訪。在數千里外者。且命而夕獲。其相應也。如率然。而官之擿伏如神者。蓋無不用之。然此輩亦常爲奸

盜之地。賭之窟。盜之窰。業已獲之矣。而出其不意以虛喝之。以網收其利。收其利者數。則官之所欲逮。則豫報知之。使遷而避之。至則無獲矣。雖然是其害民。害猶爲淺也。其平居自恃其爲官之耳目也。使平民微知之。擿其陰私而脅之。則不得不啗厚利以緘其口。卽娼坊劇場。凡衝劇之地。黨類碁布。而店鋪之業不賂於此。無以得焉。其痛悍者藉於官權。見細事不法。輒呼號糾壓。以資需索。民之困之豈淺鮮哉。吏徒之苦民也如此。苟精明之上官。密訪得驗。就吏徒之中。擇其貪墨奸黠尤甚者各一人。取付拉控。以懲其

新 錄 卷之六
餘則無不震慄改飭矣。凡所貴於伺訪者。以其使人
不覺也。今至恃官權以困平民。則果何益乎。宜一使
人覺者立奪其權。擇他人任之也。寧微訐不巧。愈於
困民矣。然後廉公矜持以率其下。則吏徒何有不化
者乎。後世用法之弊在於保甲不詳也。蓋後世之法。
郡縣村野。必五家爲保。以相聯屬。而若都市乃無其
法。或十戶爲一保。或七八戶爲一保。各街異法。而稱
伍長街胥老人大老人者。不過管其大綱耳。或其權
不重。或其體太尊。街中之事不得自制。徒經其手以
通上耳。故街中有伏姦。而耳如不聞。蓋亦以所謂上

下太遠。法司大嚴。故憚呈告也。且小官細吏之家。錯
雜其間。動爲撓擾。長胥之令不得均一。是其法雖似
簡便乎。禁網疎濶。不足以絕姦猾之蹤也。苟申保甲
使綱紀明截。則無蠹矣。申保甲之法。亦因舊法。而加
密耳。自五戶至二百五十戶。管轄而上。統之市司。官
吏之家。萃於別處。隸士人之坊。不得錯雜。五戶之長
有牌。書五戶姓名丁口。爲何生產。何年來住。生齒增
減。因爲填抹。街胥老人大老人所管皆如之。而統其
全藏於市司。凡戶之遷徙。屋之鬻賣。訴訟之狀。稱貸
之券。皆經長胥老人之簽押。自非大事。任其聽斷。不

親錄卷之六
必上請焉。凡賭之窟盜之窖。在同甲中。知而告者有賞。知而不告者連坐。凡驛道之外不許私留羈旅。有浮遊無籍蹤跡可疑者。或乞丐之徒。爲奸盜導引者。則立捕究詰。可逐則逐之。一保之首。作一門。保中丁壯輪而守之。捕盜弭鬪。輒閉其門。遇失火。則街胥老人帥所管丁壯以防之。市司監官等官人以外不許他街之人混入。雖親戚相救者而不許也。凡各保之牌。每歲切替之。以按丁產升降。如此則其始如苦其煩者。終以安其便。而奸猾無容足之地矣。且夫厭村野趨都市。背農嚮末。後世之通弊。則假使苦其煩。亦

足以改民志變民俗也。用法之政多端。而其大要在於此數者。夫已革斷訟之弊。亦革用法之弊。而民之不平者未平。民之冤枉者未伸。朽蠹猶蝕良木。而蔓草猶隕嘉穀者。未之有也。雖然。民有不平而平之是矣。而何若使其無不平乎。民有冤枉而伸之是矣。而何若使其無冤枉乎。剔朽蠹去蔓草是矣。而豈無絕朽蠹蔓草之方乎。不能使其無。待其有而舉之。雖如權衡如矚日如神如火。而抑末也。此豈能斷訟用法者之責也哉。豈有任其責者。秉彝之民。孰不知懿德乎。我示之以偏。彼之偏苟有甚於此。我示之以曲。彼之

曲將有甚於此。我示之以詐偽貪殘。彼之詐偽貪殘將有甚於此。有甚於此而責之。亦盍示之以廉平正誠也。蚩蚩之民誰非我赤子乎。飢之而責其奪食。寒之而責其奪衣。亦盍豐其衣食也。我已示之以平與正。而彼猶偏曲也。我已示之以誠與廉。而彼猶詐偽貪殘也。夫而後斷之訟可矣。我已豐其食。而彼猶奪食也。我已豐其衣。而彼猶奪衣也。夫而後用之法可矣。吁。後之爲政者。勿獨以斷訟用法爲不可已也哉。

新策卷之六 大尾

男復同校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011888001117